

湯開建 著

明清士大夫與澳門



濠海叢刊



澳門基金會 出版

湯開建
著

明清士大夫與澳門

連家生書



澳門基金會出版

吳志良主編

濠海叢刊

明清士大夫與澳門

作者：湯開建

叢刊題字：錢君匋

封面題字：連家生

出版：澳門基金會（澳門郵政信箱3052號）

E-mail: fmac@macau.ctm.net

版次：1998年7月第一版

印數：1,200本

封面設計：李耀斌

排版：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定價：澳門幣55元

ISBN 972 - 658 - 072 - 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O presente livro visa apresentar, através de estudos sobre as relações entre Macau e alguns dos grandes intelectuais das Dinastias Ming e Qing, a vida de Macau durante os vários períodos do Território, quer nos aspectos políticos e económicos, quer nos aspectos culturais e sociais. Estes estudos, que à primeira vista se apresentam separados, formam, no entanto e em conjunto, a evolução panorâmica da História contemporânea do Território.

定價：澳門幣55元

ISBN 972 - 658 - 072 - 2

作者介紹

湯開建 湖南長沙人。1982年蘭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現任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90年代以前主要從事西北民族史及邊疆史地研究，發表相關論文70餘篇，百餘萬字。90年代後轉入嶺南史及港澳歷史研究，發表《中葡關係的起點：上下川島—Tamão新考》、《澳門諸名爭議》、《澳門開埠時間考》等相關論文30餘篇。

濠海叢刊

主編 吳志良

昔日澳門明信片集（特刊）

澳門地圖集（特刊）

青年與澳門未來（特刊）

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特刊）

談文字說古今

葡文書信

澳門風物誌

中葡關係與澳門前途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澳門當代詩詞紀事

澳門郵話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

語言與溝通

語壇爭鳴錄

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

從作品談澳門作家

錢納利與澳門

海始於斯一話說葡萄牙

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目錄初編

東西交匯看澳門

澳門短篇小說選

澳門新詩選

澳門散文選

濠江畫人掇錄

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一、二輯）

明清士大夫與澳門

自序

我做這個題算起來前前後後已有七八年了，開始是在《澳門日報》的《學海》版上發表，像是寫讀史札記，每有一新澳門史料的發現，或對一舊澳門史料有新的認識，就寫上一篇，二三千字。剛寫的時候，不敢深入，多是就史料的本身做一些詮釋，後隨着資料的厚積，對澳門歷史認識的逐漸深化，感覺到，通過對明清士大夫與澳門關係的個案研究，可以從多個側面認識不同歷史時期的澳門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的變化，及各個時期粵澳關係的發展。這樣一個一個人物、一份一份奏疏、檔案研究，對史料吃得透，挖得深，且可以將中葡資料進行勘比、考證。實際上就是將澳門歷史切成無數個橫剖面，然後用顯微鏡一個一個地看，最後再貫通起來。於是，就有了我這個《明清士大夫與澳門》的專題。

研究澳門史，要寫點應景文章，或是高屋建瓴地抓幾個問題、抽幾條史料泛論一通，我認為不是難事，但要有所發現，有所創新，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因為他必須在浩瀚的漢文資料和檔案中進行艱辛的爬梳，或下死決心去整理或翻譯葡文檔案、文獻，最好是二者得兼，退一步，二者亦必居其一。聰明的研究者總是天生的“乖巧”，不要花過多的力氣，將無數人的研究成果，或移花接木，或學習繼承，總之，多講點別人的好話，“涵包攬”就這麼成一部煌煌巨著。日下此風頗為時髦，我很佩服“其人之道”。但我沒有那種靈性與聰明，我很笨，看一篇文章，笨到要將人家每一條材料去核對查實，甚至笨到爲了開掘一兩條新史料而不惜翻幾十上百本書。笨未嘗不是福，翻得多了，自然有不少發現，就在那明清人文

集、筆記、方志、檔案中竟搜出了相當一批前人未曾使用過的資料，結合其他的中葡文文獻，做成了十幾個個案，且每一個個案決非空論文章，大都是以傳統箋證的方法對文中所涉及的每一條史料進行勘比考證，以求有新的認識。

讀我這種文章一定很悶，我也不喜歡讀這類文章，但沒有辦法，如不做這些基本史料的勘比工作，澳門史無法引向縱深。做歷史的，要比做文學的“苦”，要比做哲學的“笨”，要比做經濟學的“冷”，她毋須生花之筆，也毋須如簧之舌，更毋須玄談詭辨。歷史學的一條最根本的原則，那就是一切憑史料說話。每一位研究者不僅要掌握一般之常見史料，還必須善於挖掘各種新史料。陳寅恪先生言：“一時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時代學術之新潮流。”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稱：“不能在原始資料的新溪流中定期更新自己的歷史學家很快會不成其為歷史學家。”故我對目前澳門史研究深入發展的看法是，第一是開掘新史料，第二是開掘新史料，第三還是開掘新史料，不論是漢文還是葡文。

作者 1998年4月30日
於廣州暨南花園小萬卷樓

目 錄

自序	I
----------	---

上 篇

龐尙鵬《撫處濠鏡澳夷疏》初探	3
葉權與澳門	26
鄭舜功《日本一鑑》中的葡澳史料	41
吳桂芳與澳門	53
湯顯祖與澳門	68
郭尙賓與澳門	86
張鳴崗治澳事迹述評	101
田生金《按粵疏稿》中的澳門史料	116

下 篇

屈大均與澳門	135
康熙初年的澳門遷界及兩廣總督盧興祖澳門詐賄案 ——清檔《刑部殘題本》研究	158
李士楨《撫粵政略》中四篇關於澳門的奏章	185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中的澳門史料	201
印光任、張汝霖與澳門	219
張甄陶與澳門	241
後記	276

上 編

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初探

在澳門歷史上，第一個對澳門問題表示特殊關注且又留下文字記錄的中國人就是龐尚鵬，他留下的《撫處濠鏡澳夷疏》亦是澳門開埠以後最早一份關於澳門問題詳細報告的中文資料。龐尚鵬及其《撫處濠鏡澳夷疏》也就成了我們研究澳門開埠初期史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和文獻。

龐尚鵬，字少南，廣東南海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進士，歷任江西樂平知縣，監察御史，右叅都御史，後出任浙江、福建等地巡撫。龐氏生性介直，不畏權貴豪強，素以敢言著稱。《明史·龐尚鵬傳》稱他：“慷慨任事，頗有經濟之才，”“所至搏擊豪強，吏民震懼。”^①於廣東、福建、浙江等地均有德政，故各地民衆皆立生祠祀之。

龐尚鵬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進士，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廣東南海生活，而佛郎機夷人同其他東南亞各國商人從嘉靖八年以後，一直在廣東香山澳地區活動，嘉靖十四年還直接開闢濠鏡為番舶貿易之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②雖然此時他已離開廣東。但不久又出任廣東監察御史，直接調查了解廣東地方政治、經濟及軍事等各方面情況。因此，可以肯定，從他的出生和經歷，就可知道，他應是一位對早期澳門問題最為熟悉和了解的明朝官員。

他出任監察御史之初，就對倭寇問題十分關注，並就此而上奏章呈報朝廷，到廣東之後，他最關注的就是澳門問題，他親眼看到，葡萄牙人入住澳門後，僅數年時間，一座荒島已變成一“雄然巨

鎮”，已變成一繁榮商埠。外國人口越聚越多，而且軍事實力越來越強，他感到了一種“隱憂”，出於士大夫對國家的責任感，在其離任廣東，出任浙江巡撫時，將其在澳門所見，以及他對澳門問題的態度和處理意見寫成了一份奏章上報明廷，時間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冬。^④奏章原題名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又稱《區畫濠鏡保安海隅疏》或《撫處濠鏡澳夷疏》。

這篇奏疏曾在多處載錄，首見於龐氏之《百可亭摘稿》，後又在郭棐《廣東通誌》、《明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書》、《澳門記略》及劉廷元《南海縣誌》，多種《香山縣誌》相次轉錄，成為人們研究澳門史必須參閱的重要資料。這篇奏疏在各處載錄，文字都有所不同，《百可亭摘稿》、《廣東通誌》、《天下郡國利病書》及《明經世文編》所錄文字較詳，《澳門記略》及《香山縣誌》所錄則多有刪削。

龐氏這篇關於澳門開埠初期的報告，是一份史料價值極高的澳門文獻。正因為他認為當時的澳門問題已成為廣東一省“禍切門庭”的頭等大事，因此，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對澳門問題進行了實地調查，並詳細報道了澳門開埠初期的真實情況，以及廣東地方對澳門葡萄牙人的態度。文章不長，約一千一百餘字，但內容豐富。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全篇奏章進行一些探討。

（一）

《撫處濠鏡澳夷疏》是較早記錄“濠鏡澳”和最早記錄“澳門”兩種地名的中文文獻。

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於1515年成書的《東方諸國記》中關於中國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在廣州港的那邊還有一海港，名叫 Oquem，從陸路而往需走三天，若取水路則一天一夜。此港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⑤

Oquem, 穆爾(A. C. Moulr)教授認為即是 Foquem, 應譯為福建或福州, 穆爾教授所依據的主要是 1603 年意大利旅行家卡爾萊蒂(Francesco Carletei)帶回的一本《中國地圖冊》上將“福建”譯為“Ochiam。”^⑥然而, 根據上書介紹從廣州至 Oquem 的行程來看, 福州顯然是不適合。從廣州到福州在當時交通條件下, 陸行三天, 水行一日一夜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 穆爾教授的解釋應該是不能成立的。

根據皮雷斯書中提供的行程, 再結合當時在廣州附近出現港口, 又與 Oquem 一詞對音相近者, 應當是“濠鏡”了。黃佐《廣東通誌》卷六六載:

“布政司案: 查得邇年暹羅國並該國管下甘蒲沱、六坤洲與滿刺加、順搭、占城各國夷船, 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峒; 或新會奇潭; 香山浪白、濠鏡、十字門; 或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 灣泊不一。”^⑦

這是中文文獻中第一次出現“濠鏡”之名。黃佐將上述布政司文系於林富上疏通番船之後。查《明實錄》, 林富上奏請通番船在嘉靖八年(1529年)冬十月,^⑧則可知, “濠鏡”一名正式出現於文獻的在嘉靖八年左右。又見文中所言為“邇年”所見, 亦可證, 濠鏡之名的出現已經是嘉靖八年之前的事了, 則時間上與 1515 年成書的《東方諸國記》大致相合, 從廣州至濠鏡陸行三天, 水行一日一夜在當時交通條件下也基本相合。那麼, 皮雷斯所言: “此港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是否相合呢? 前引黃佐文已說及在嘉靖八年以前東南亞各國的夷船就已泊於“濠鏡”, “邇年”既可視為幾年或十幾年, 亦可視為二十幾年或更長, 則可知, 濠鏡港很早就是“其他民族的泊所”。黃佐《廣東通誌》卷六六還載:

“正統十年(1445年), 按察副使章格巡視海道, 時流求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 風漂至香山港, 守備當以海寇, 欲戮之以為功。格不可, 為之辯, 奏還其貲而遣之, 番夷頌

德。”^⑨

香山港，當即“香山澳”，則濠鏡亦涵蓋其中，正統時，琉球人即已接觸濠鏡，這裡已經成為港口。郭棐《粵大記》卷三載：

“(天順二年七月)海賊嚴啟盛寇香山、東莞等處。先是，啟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獄，聚徒下海為患，……至是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⑩

“沙尾”即今珠海灣仔一帶，沙尾外洋即在濠鏡近海處。嚴啟盛為漳州人，所招引番舶很可能就是琉球番舶。在天順二年(1458年)時，各種外商船隻已在濠鏡走私和貿易。成書於嘉靖二十七年的《香山縣誌》卷一載：

“九澳山，其民皆島夷。”^⑪

九澳山，即今路環島，亦可稱“沙尾”之外洋。“島夷”，南洋海島諸國之人可稱為“島夷”，琉球人更可稱之為“島夷”。濠鏡一地其內涵並不僅指今澳門半島，氹仔、路環諸島亦應在其中。上述資料，均可證香山之港口“濠鏡”在16世紀以前即曾是琉球和東南亞商船停泊和走私貿易的地方。由於停泊之所並非穩定，走私貿易亦是秘密進行，“濠鏡”(Oquem)之名在海外商人中有所傳播，反倒不被中國官方所認識。故在嘉靖二十七年修《香山縣誌》時，有九澳山而無濠鏡。

龐尙鵬疏章中是這樣記述“濠鏡”的：

“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焉，蠻夷雜居，禁網疏闊，海倭山寇，出沒擾攘，現有經略，臣不敢煩瀆外，謹摘其禍切門庭者，著為論列，惟陛下試垂聽焉。

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麥(陌)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門是也。”

這是文獻中第一次出“濠鏡澳”一詞，前言者均為“濠鏡”、“澳者，舶口也”，^⑫龐尙鵬第一次將“濠鏡”一地稱之為港口，表明這時的濠鏡已正式開埠，成為了一座名符其實的對外貿易港口。龐文稱由

雍陌至濠鏡爲一日之程。雍陌在香山縣東南八十里，濠鏡澳距香山縣城一百四十里，雍陌距濠鏡澳則有六十里，故稱“計一日之程。”據申良翰《香山縣誌》：

“由前山村而南二十里日濠鏡澳，未至三里爲關。”^⑩

則知，濠鏡澳一地之北部起點在明代關閘以北三里之地，亦當即今日拱北海關處。

龐文中第一次出現“澳門”之名：

“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門也。”

值得注意的是，龐文中的“澳門”之概念爲“濠鏡澳”之屬下一地。即龐文中的所謂“澳門”，僅指兩山對峙之間地段。這兩座山又何指呢？一般應指今澳門半島的東、西望洋山。東望洋山即今澳門半島東北面的松山，西望洋山即今澳門半島西南的主教山，這兩山所夾之地段就是南灣與北灣相對這一區間。屈大均亦言：

“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對，故謂之澳門”。^⑪

埃雷迪亞(Manuel Godinho de Eredia)約於1615-1622年繪的澳門第一張平面圖顯示，當時被稱爲Macao的地方僅祇指今澳門半島中部一小片地方，半島的西南部及東北部均爲中國官方控制的地區。^⑫此圖與龐氏所言相合。因此，我們可以獲知，澳門開埠前和開埠初期，雖然濠鏡澳和澳門均是專指一地的地名，但其實際內涵是不同的。濠鏡澳是一個大的地域概念，其地應北起今之拱北，南還包括氹仔、路環諸島，而澳門卻是一個小的地域概念，僅指東、西望洋山之間南北二灣相對的一個區間。

澳門，最初祇是一個很小的地名，其意當爲“濠鏡澳之門”。由於地域很小，且未形成固定的地名，因此，在嘉靖年間成書的《廣東通誌》、《香山縣誌》均不見其名。可見，此名僅流傳在當地百姓的口耳之中，而龐尚鵬當經過實地調查察訪而獲知。

(二)

龐文第一次報導了 16 世紀中葉葡萄牙商人在浪白外洋及澳門近海的貿易情況：

“(澳門)外環大海，接於牂牁，曰石硤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蕃商私賣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十之二，乃聽貿易。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效蕃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殆舶出洋即撤之。”

龐文敘述時並未按時間順序，這裡先講的是澳門近海貿易，後又補述浪白外洋貿易。我們先來看浪白外洋貿易。龐文云：“往年俱泊浪白等澳。”浪白澳貿易究竟始於何時。《澳門記略》：

“(澳門)外有島，廣百餘里，是為浪白濠，明初諸蕃互市於此。”^⑧

《澳門記略》稱明初浪白澳(“濠”即澳)即已成為外商互市之處。屈大均《廣東新語》：

“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中。”^⑨

胡宗憲《籌海圖編》：

“九星洋等處而西，浪白澳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處。”^⑩

郭尚賓《防澳防黎疏》：

“查夷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後當事許其移入濠鏡。”^⑪

《澳門記略》稱明初浪白澳已開始成為外商貿易之處，目前尚未有其他資料旁證，但此地很早即已成為外商與中國民間走私之地應可信。同治《香山縣誌》卷四：

“明正統間，佛郎機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後為